



联合国
粮食及
农业组织



联合国
家庭农业
十年
2019-2028



《2030年议程》背景下家庭农业的未来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 2019-2028

《2030年议程》背景下家庭农业的未来

引用格式要求:

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2019。《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 2019-2028 年:〈2030 年议程〉背景下家庭农业的未来》。罗马。16 页。许可:CC BY-NC-SA 3.0 IGO。

本信息产品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或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或发展状况,或对其国界或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提及具体的公司或厂商产品,无论是否含有专利,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或产品得到粮农组织或农发基金的认可或推荐,优于未提及的其它类似公司或产品。

本信息产品中陈述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粮农组织或农发基金的观点或政策。

ISBN 978-92-5-131531-6(粮农组织)

ISBN 978-92-9072-921-1(农发基金)

© 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 2019 年



保留部分权利。本作品根据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 相同方式共享 3.0 政府间组织许可 (CC BY-NC-SA 3.0 IGO;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igo/deed.zh>) 公开。

根据该许可条款,本作品可被复制、再次传播和改编,以用于非商业目的,但必须恰当引用。使用本作品时不应暗示粮农组织或农发基金认可任何具体的组织、产品或服务。不允许使用粮农组织或农发基金标识。如对本作品进行改编,则必须获得相同或等效的知识共享许可。如翻译本作品,必须包含所要求的引用和下述免责声明:“该译文并非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或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生成。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不对本翻译的内容或准确性负责。原文版本应为权威版本。”

任何与此许可下出现的纠纷有关的调解,均应根据现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

第三方材料。欲再利用本作品中属于第三方的材料(如表格、图形或图片)的用户,需自行判断再利用是否需要许可,并自行向版权持有者申请许可。对任何第三方所有的材料侵权而导致的索赔风险完全由用户承担。

销售、权利和授权。粮农组织信息产品可在粮农组织网站 (www.fao.org/publications) 获得,也可通过 publications-sales@fao.org 购买。商业性使用的申请应递交至 www.fao.org/contact-us/licence-request。关于权利和授权的征询应递交至 copyright@fao.org。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简介

“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进程使全世界进一步认识到家庭农民在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总体上推动建设更加包容和公平的社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国际家庭农业年提高了对家庭农民面临的挑战的共同认识,并产生和建立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和伙伴关系。¹

联合国认识到国际家庭农业年的成功并将家庭农业确立为农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中心,随后通过了第72/239号决议²,宣布2019-2028年为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该决议获得一致通过,100多个成员国对其表示认可。在此之前,哥斯达黎加政府与世界农村论坛曾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其他一些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举办相关活动。该决议呼吁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同联合国其他组织合作,牵头落实家庭农业十年。

概述:家庭农业的定义和数据

家庭农业没有单一的定义。在文献中以及国家层面存在着多种定义。各种定义的共同关键要素包括农场的所有权和管理是在家庭层面执行的;家庭以农场为生;农场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国际家庭农业年国际指导委员会在2014年商定的概念指出,家庭农业“是组织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水产养殖生产活动的一种手段,这些生产活动由家庭管理经营,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包括女性和男性劳动力。家庭与农业相互关联,共同发展,经济、环境、繁育、社会、文化等功能相互结合”。³重要的是要牢记家庭农业概念中存在的巨大多样性,例如,在土地规模、生产部门、⁴资产基础、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获取、市场接近程度和准入、商业化程度、所参与市场的类型、家庭层面农业活动的专业化程度等方面。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家庭农民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的类型及其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果。

1 《2014国际家庭农业年的深远影响及未来工作》总结了国际家庭农业年的主要成果,并呼吁采取行动落实磋商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可由以下网址获取: www.fao.org/3/b-mm296e.pdf)。

2 可由以下网址获取: 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2/239。

3 见 www.familyfarmingcampaign.org/en/family-farming/concept。

4 可能包括农业、林业、渔业、水产养殖和畜牧业。

一些国家已确定了鉴别家庭农民的标准和参数,以便制定和实施专门针对其问题、制约因素和发展潜力的政策。注意到农场规模因农业生态系统和生产系统而有所不同,其中一些标准和参数包括:

- 家庭成员承担的农业生产管理;
- 因农业生态系统和生产系统而有所不同的农场规模;
- 家庭住所;
- 家庭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
- 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 家庭资本化(农民或家庭农场所拥有的资本价值——土地、机器、投入品和生产库存等)。

人们普遍认为,家庭农民是粮食安全和营养、自然资源管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文化遗产的主要贡献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粮食,⁵他们是农业部门的主要投资者,是农村地区当地商业和经济结构的基础。

据估算,全球有5亿个家庭农场,占有所有农场的90%以上。⁶虽然具体情况与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环境背景相关,但是总体而言全世界的家庭农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挑战的制约,如确保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获取、获得支持生产和销售的服务、农村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参与政治进程以及他们依赖的环境和气候条件所面临的威胁。总体而言,女性农民面临的制约因素更多涉及基于性别的权力失衡和政策执行过程中性别意识的缺失,这导致与生产率和农村工资等成果相关的性别差距持续存在(粮农组织,2011)。与促进农业和农产品部门的青年就业有关的具体问题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即使在具有青年战略的国家也出现了农村青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趋势,而这些青年战略往往是为贫穷可能性较小的城市青年量身定制的。儿童在农场工作方面的敏感性也值得关注,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身体发育和教育发展,特别是要注意到全球大多数童工集中在农业部门(粮农组织,2019)。

家庭农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农场规模往往很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据估计全球84%的农场小于2公顷,但仅控制约12%的农田(粮农组织,2014a)。一般而言,“家庭农业”一词常用于美洲和西非,而在亚洲则多指小农农业。实际上,家庭农业和小农农业虽然不完全重叠,但在很大程度上趋于重叠。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小农家庭农民”,特别是考虑到此类农场在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具体作用,尤其是在很大一部分人口易受饥饿影响的地区。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很大,特别是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区域,如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它们的需要和作用也必须根据国情加以考虑。

5 估计占世界粮食价值的80%以上(粮农组织,2014a)。其他研究也发现,家庭农民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粮食,不过估算出的总份额可能比粮农组织的“80%以上”的发现更为保守(例如,Graeub等,2016)。

6 粮农组织,(2014a); Graeub等人随后的研究予以支持(2016),该研究发现“家庭农场占有农场的98%。”

当前和未来粮食系统所面临的挑战

粮食系统面临的挑战是为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提供充足、负担得起且营养丰富的粮食,同时还要应对气候变化对生产业已造成的严重影响,并解决与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足迹有关的问题。虽然目前重点是将家庭农业视为一种经营模式并提高其生产力,但关于可持续粮食系统和营养的合理阐述必须进一步强调公平和包容的关键作用。这种阐述强调有必要在经济特权以外的整体环境和社会特权基础上,采用基于当地的生态农业方法;由于其根源于当地社区和生态系统知识,这种阐述可能与家庭农民尤为相关。需要在以农业生态为基础的当地粮食系统与能够促进家庭农民生计的新商业机会之间架起桥梁。

一些变化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更高的收入和城市化正在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尤其是对高价值产品的需求。由于城乡联系不断加强(特别是城乡交界处中小型城镇的增长),⁷再加上支持农业商业化的上下游服务供应日益相互关联,潜在的商业机会也在拓宽。这为一些家庭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多数家庭农民继续在当地(通常是非正规的)市场经营,他们的贡献是确保易受粮食不安全影响的群体获得粮食的关键(粮安委,2017a)。

粮食系统的生产方面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技术和创新(例如生物技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某些情况下正在塑造粮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过对于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可负担性和适用性往往较低。这些转变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低成本粮食的供应,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的商业化程度和盈利能力。然而,这些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全球粮食安全状况的迅速改善。事实上,全球饥饿人数正在上涨,⁸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也在增加,⁹而环境问题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实际上,如果将粮食的真实成本考虑在内(不仅考虑经济外部性,而且考虑社会和环境外部性),许多所谓的“低成本粮食”的成本其实是相对较高的(Holden, 2016)。这表明,与大规模产业化农业相比,地方可持续农业,包括在家庭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态农业方法,具有引人注目的比较优势。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增加家庭农民获得创新的途径,这些创新在许多情况下改变了农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与此同时,对能否可以更多地利用和支持家庭农民自身传统知识的讨论日益增多,包括农业生态方法领域的传统知识,以便取得更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和营养成果(包括:De Schutter, 2010;高专组,2016;高专组,2017;粮安委,2017b;联大,2012)。

7 人口不足50万的小城镇和城市已经占全世界城市人口的大多数,预计在今后几十年将占预计城市增长的大部分;因此,整个城乡连续体的经济和社会互动不断增加,使家庭农民进入有利可图的市场的潜在机会也在增加(农发基金,2017)。

8 据估计,全球饥饿人口的数量在过去三年间有所上升,回至近10年前的水平。2017年,食物不足人口(即长期面临食物匮乏的人口)的绝对数量增至近8.21亿(粮农组织、农发基金、联合国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第2页)。

9 与缺乏营养膳食有关的肥胖率持续上升:最新估计显示,2016年成人肥胖率达到13.2%,即6.723亿人(同上,第16页)。

农产品价值链中大型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化、大型私营公司在农业研究方面的主导地位、专利产品的开发和保护以及支持当地家庭农民的财政支出紧张等趋势促成的状况是，正在推广的粮食系统转型的类型以及与之相关的收益，常常以牺牲家庭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而偏向于大规模行动方。例如，公共政策和措施往往以牺牲当地家庭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支持大额投资者购买土地 (Vorley 等, 2012)，在这种趋势下，在全世界许多地区小农家庭农民所控制的世界农业用地份额正在不断减少。虽然土地交易的类型多种多样且很难概括，但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认可家庭农民合法土地权属的问题感到关切。总体而言，应当关注的是在涉及粮食系统的政策、投资和制度中，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和支持家庭农民的独特知识、创新和做法。女性农民的独特作用和知识在相关讨论和规划过程中尤为缺乏，例如，与推进创新有关的讨论和规划过程中，这意味着当地可持续的基层知识很少得到充分的获取和共享。这些排斥模式的主要后果之一是粮食系统背景下发展的环境和社会方面已落后于经济方面，后者在生产率和收益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倾向于不成比例地使相对较少的大规模私营行动方受益。

现代粮食系统为不同类型的家庭农民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反映出这一群体的多样性。在文献中通常将其分为至少三类 (Vorley 等, 2012; Graeub 等, 2016)：第一类，能够获得资本、基础设施、能力、知识并加入组织，从而能够在不同的市场 (利基市场，地方、国家和国际农产品价值链) 中具有竞争力；第二类，拥有一些资产和能力，但缺乏一些关键要素 (如充足的土地、信贷、基础设施)，往往在当地和非正规市场开展经营活动；第三类，相对缺乏土地的农民，资产很少，基本上只能维持生计。为实现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的目标，将考虑到所有类别的家庭农民；需要针对不同的机会、传统、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工作和生活方式制定战略和方法，这是为所有人实现更好成果的关键。

因此，出现的关键问题是：家庭农民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能够发挥什么不同的作用，使粮食系统更加可持续、包容和公平？需要做些什么，由谁来做，才能使家庭农民发挥这些作用，并分享由此带来的收益？

家庭农民在促进农业、渔业、林业以及粮食系统实现更好成果方面的作用

人们已经认识到，家庭农民已为养活世界作出了显著而不可或缺的贡献，尽管他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气候和环境条件，投资缺口影响着支持他们的企业所需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可用性，而且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结构往往使粮食生产和销售偏向于粮食系统中的大型私营公司。后一方面造成的状况是，在某些情况下家庭农民对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权属受到侵犯，世界许多地方的大型产业化农场扩大了其控制的农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份额。¹⁰ 即使承认家庭农民的合法权属，女性农民也常常面临妨碍其农业活动的不平等问题。

¹⁰ 据估计，在欧盟至少100公顷的农场目前控制着所有农田的一半以上 (ECVC和HOTL, 2013)。对现有数据的分析表明，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趋势 (Grain, 2014)。



为了促进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发挥和支持家庭农民的作用具有特殊优势。这意味着与不同的家庭农民群体合作,并为他们制定和实施与他们所参与的不同活动相关的具体解决方案;这可能涉及参与国际和国家农产品市场,当地和非正规市场,或社区和家庭层面的自给模式。

效益同时涉及公平和效率方面的考虑。公平论点的基础观点是,确保家庭农民在面对更大、更强大的利益群体时不处于不利地位是合乎道德的。效率论点来自以下证据:家庭农民可以在粮食安全和营养、社区和经济发展以及环境可持续性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果。特别是有必要强调家庭农业模式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管理、创造就业、对公共卫生和营养的贡献以及文化内涵的丰富。考虑到这一点,建立在家庭农民基础上的粮食系统更具可持续性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 以家庭农场为主要行动方的粮食系统是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关键促进因素,在世界许多区域生产出大部分粮食¹¹,在世界人口最多且粮食不安全的区域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营养。同样重要的是,家庭农场是保持营养多样性的关键,向大规模产业化农业的转变与营养生产多样性的下降有关(Herrero等,2017)。
- 家庭农场的土地生产率通常相对较高,包括相对较小的单位(生产多样性方面也是如此),正如大量文献所假设的那样(粮农组织,2014a,第16-17页;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2012;Larson等,2012;Wiggins,2009;Lipton,2006;Sen,1966)。其主要原因是与使用家庭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相关的相对效率和较低的交易成本。农场生产力实际上可能较高的其他原因包括:家庭农场使用的家庭劳动力相对于大型农场所依赖的雇佣劳动力的灵活性、可用性和积极性(建立在对农场的奉献精神之上,以此作为家庭生计和粮食安全的基础);承受价格下跌的能力,因为在依赖雇佣劳动力的大型农场可能倒闭的时候,家庭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的回报;家庭农民可能对其农场地形的具体特点有更详细的了解。
- 家庭农场更善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社区福祉。促进家庭农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认识到这些农场有助于解决与公平、贫困和就业有关的关键挑战。在这方面,以家庭农场为主的社区被发现为公民和社会参与提供更好的机会,更多地依附于当地文化和景观,社区内的信任水平更高(包括:Pretty和Bharucha,2014;Donham等,2007;Lyson等,2001;Jackson-Smith和Gillespie,2005)。相反,由企业管理人员管理的大规模产业化农业模式使当地社区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包括:MacCannell,1988;Lobao和Stofferahn,2008;Lyson,2004;Crowley和Roscigno,2004)。此外,家庭农业产生的增长对当地农村非农部门的正向溢出效应尤其显著(Ngqangweni,1999;Bautista和Thomas,1998),从长期来看甚至在国家层面形成更广泛的减贫进展。¹²

11 估计表明,小农家庭农业主导的系统所生产的食物热量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亚占总量的70%以上(Samberg等,2016);并在有数据可查的各个国家生产大部分粮食(Grain,2014)。

12 “没有例子表明,在小农农业生产率没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农业发展会促成减贫。”(高专组,2013:第62页)。

- 家庭农场在环境可持续性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更深地依附于当地社区和地形,从而促使它们开展农业生产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气候获得更多的关注。¹³ 此外,家庭农场往往更乐于接受依靠家庭劳动力对农田和当地生态系统的复杂知识的可持续方法;例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永续农业都是有利于相对较小规模家庭农场的可持续方法。因此,与自然资源、传统知识和文化的代际转移有关的关键问题与家庭农业系统紧密相连。

家庭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因此,使家庭农民能够发挥上述作用可以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关键要素方面的进展。最明显的是,家庭农民,特别是小规模生产者,对于消除饥饿至关重要,这一点已得到确认,因为他们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2.3 的明确重点,该目标为“到 2030 年,实现农业生产力翻倍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收入翻番,特别是妇女、土著居民、家庭农民。”此外,如前一节所示,家庭农民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的其他具体目标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尤其是在为养活所有人,特别是那些最易受饥饿影响的人群而作出贡献方面(具体目标 2.1):考虑到家庭农民在本地和国内市场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农产品养活了贫困的农村和城市人口,而大型产业化农场在出口市场占主导地位,¹⁴ 这对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而言更为重要,但在为易受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影响的人群提供粮食方面却不那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家庭农民在以下方面的作用:

- 促进健康营养(具体目标 2.2),注意到他们在增强营养多样性方面业已发挥的作用;
- 优先考虑可持续粮食生产系统(具体目标 2.4),注意到他们作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保管者业已发挥的作用;
- 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具体目标 2.5),注意到他们在促进粮食和营养生产系统多样性方面业已发挥的作用。

因此,显然必须将家庭农民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2 方面进展的关键角色。此外,现实状况是,虽然家庭农民作出了贡献,但他们自身就是最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群体(超过四分之三的世界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¹⁵ 其中大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家庭农业维持生计),因此对这一群体进行投资并赋予他们能力变得更有必要。

13 农业社区、民间社会团体和环保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当地小农家庭农业模式受到产业化利益的威胁时,多年前就已阐明,即:“小型农场提供了‘依附’当地文化和关注周边土地的机会。”见: Perelman M.和R. Merril, 1976,《农业效率:能源经济学,激进的农业》,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

14 世界上绝大多数小农家庭农民(80%以上)在国内市场经营(农发基金,2016,“农产品市场与价值链”,第六章),他们为养活当地人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有大量人口易出现营养不良的国家。

15 “在全球范围内,极端贫困现象仍然不成比例地、压倒性地出现在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贫困率是城市地区的三倍多……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占总数的79%。”(世界银行,2018:第38页)。



但家庭农民作为关键转型行动方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2。除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 至关重要之外(注意到,首先,他们自身占贫困人口的一大部分;其次,改善家庭农民生计的益处会流向更广泛的社区以及农业以外的部门,而他们可以从中创造减贫机会),¹⁶ 其它多个相互关联的目标也与家庭农业议程相关。例如:

- 关键的环境可持续性目标受到家庭农民生计的影响,反之亦然。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 6)和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目标 15)相关的目标与使家庭农民能够获取、管理和利用这些资源的方式具有联系,因为农业部门是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主要用户(占全球取水量的 69% (粮农组织, 2014 b))。然而,在水资源方面,家庭农民更有可能依靠雨水灌溉¹⁷ 和小规模灌溉系统,而不是为产业化农业服务的大规模灌溉项目,这意味着他们的系统对稀缺的水资源所施加的压力一般要小得多。而且,关于生态系统,已经得到认可的是家庭农民在与自身及其社区所依赖的土地发生相互作用时更有可能发挥一种保管者的作用。有必要使家庭农民发挥环保管者的作用从公平和道德的角度而言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常常面临的风险是自身获取水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受到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匮乏以及大型城市和产业化项目的侵害,这些项目经常转移农村社区的用水。
- 家庭农民是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 13)。这一群体在世界上气候最脆弱的一些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其中包括热带地区、沿海低洼平原以及易受极端和缓慢发生的天气事件影响的地区。他们的工作本质上高度依赖于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天气条件。因此,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具体目标 13.1 下“加强抵御能力和适应能力……”),必须承诺提供充足的投资,使家庭农民能够适应其生产系统所遭受的日益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此外,家庭农业系统有很大潜力成为减少农业排放和使粮食生产系统适应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例如,在家庭农民中推广农林复合经营的举措(Lasco 等, 2014)被认为具有很大的潜力,将增强的适应能力和气候缓解效益结合在一起。¹⁸ 目前正在通过生态农业和农业抵御性措施促进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这些措施旨在提高土壤肥力、增强保水能力、开展农林复合经营以及通过农民田间学校举措采用具有抵御能力的品种。
- 与公平增长、就业和平等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8 和目标 10) 有关,当实现家庭农民权利并使其活动得以开展时,家庭农民可以成为公平和可持续增长、减少不平等和创造就业的驱动力。事实上,家庭农场比大规模农场相比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因此在利用更广泛的粮食系统作为创造就业的场所的潜

16 在这方面,涉及农民收入增加对非农部门产生的“增长联系”效应的文献(见Haggblade, 2005)具有相关性,特别是考虑到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化农场中出现的情况相比,假设家庭农民往往在当地经济中支出更大份额的收入是合理的。

17 事实上,雨养系统是全球粮食生产的主要来源。(高专组, 2015:第14页)。这些系统绝大多数是由小农家庭农民运作的,而大规模的取水通常与大规模的产业化农场有关。

18 关于使中国小农同时解决生产和污染问题的工作成果研究报告显示,研究涵盖的2000多万小农的产量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减少(Cui, Z.等, 2018)。

力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¹⁹ 特别是在面临青年人口膨胀的国家。事实上,使青年参与家庭农业活动日益成为一项优先重点,因为年轻人在全球粮食系统迅速改变时期能够为农业带来活力、能量和创新,同时在面临青年就业挑战的国家还可以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当然,解决女性农民面临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将是实现包容性增长潜在利益的关键,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5 的框架内予以优先考虑。此外,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的背景下,应更加重视发展中城市与在周边农村地区经营的家庭农民之间建立更紧密联系所带来的显著营养和地方经济效益。

实现繁荣、可持续的家庭农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推动因素的潜在贡献,已成为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的主要目标。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已经与家庭农民及其组织密切接触;家庭农业十年提供了一个机会,促使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慈善组织和其他发展行动方提供更广泛的支持,使家庭农民能够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作出贡献。

利用家庭农业十年使家庭农民能够为所有人的更光明的未来作出贡献

尽管家庭农民已经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日益被认可为消除全球饥饿和贫困的关键角色,但只有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障碍,才能实现其潜在的贡献。更好地认识到家庭农民的作用和潜力,将家庭农民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制定旨在促进家庭农民利益的国际政策框架(特别是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制定并批准的若干政策框架),²⁰ 都表明存在政治意愿。然而,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仍然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以确保首先,不会产生以牺牲家庭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利于大规模农业模式的偏见;其次,实施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措施,从而创造家庭农民能够蓬勃发展的条件。

具体而言,需要在诸如促进投资、²¹ 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属、在农村地区提供服务、适应气候变化、社会保护和体面工作、参与政治进程以及解决农业和农村地区的性别不平等等方面,针对家庭农民制定综合政策。这意味着需要采取多层面、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区域性的发展方法:与促进家庭农业有关的问题不能只限于农村和农业政策。同样,即使在具备这种政策的地方(许多国家的情况如此),也需要在政策实施方面进行投资,包括公共机构和家庭农民及其组织的能力发展,以确保实现预期成果。农村咨询服务和当地及区域农民田间学校网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家庭农民的参与以及考虑到他们的需要。在有关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策方面,实施挑战往往尤为突出。这需要提高所有利

19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系统是最大的就业部门,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间仍将如此;在一些高收入国家,粮食系统也仍然是最大的就业部门(Townsend等, 2017)。

20 包括《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以及关于“小农与市场接轨”的政策建议。完整清单参见粮安委主要产品页面:www.fao.org/cfs/home/products/en/。

21 许多国家的投资政策倾向于大规模的土地收购,而不是小型农场的发展,特别涉及应用投资准则的最低规模要求、税收激励机制的结构以及获取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利的费用(Vorley, 2012)。

益相关者的性别意识,加大力度将性别平等纳入制度和治理体系,采取具体举措解决成文法与性别相关的地方惯例法和规范之间的冲突(粮安委,2017; Vorley 等,2012)。

家庭农业十年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在国际家庭农业年期间举行的政策磋商的基础上,凝聚国际社会的力量,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议员、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区域机构、学术界、研究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使之共同致力于与家庭农民合作,确保建立必要的机制,加强他们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

作为家庭农业十年的主要执行机构,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正在与参加了十年宣传活动的成员国和非国家行动方密切合作并广泛协商,以确保采取一种结构化和包容的方法来实现各项目标。国际指导委员会将监督家庭农业十年的进展和执行情况,跟踪相应的活动,并就这一过程中需要作出的任何调整提供指导。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的代表,成员国的区域性代表小组,以及全球和区域农民组织的代表。

家庭农业十年将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在罗马正式启动。

参考文献

- Bautista, R.M. and M. Thomas. 1998. *Agricultural Growth Linkages in Zimbabwe: Income and Equity Effects*. Trade and Macroeconomics Division. Discussion Paper No. 31. Washington D.C., IFPRI.
- 粮安委, 2017a, 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妇女赋权论坛 [在线], 可由以下网址获取: www.fao.org/3/a-mu268e.pdf. [访问时间: 2018年12月18日]。
- 粮安委, 2017b, “2018-2019年粮安委多年工作计划”(附决定草案)[在线], 可由以下网址获取: www.fao.org/3/a-mu246e.pdf, 第12页。
- Crowley, M.L. and V.J. Roscigno. 2004. Farm Concentration, Political-Economic Process,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North Central U.S. *Journal of Political & Military Sociology*, 32(1): 33-155.
- Cui, Z. et al., 2018. Pursuing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 with Millions of Smallholder Farmers. *Nature*, March 15, 55: 363-366.
- De Schutter, O. 2010. *Agroecology and the Right to Food*.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8 A/HRC/16/49, Sixteenth Session. New York, USA, United Nations. Available at www.srfood.org/images/stories/pdf/officialreports/20110308_a-hrc-16-49_agroecology_en.pdf. [Accessed 14 December 2018].
- Donham, K., S. Wing, D. Osterberg, J. Flora, C. Hodne, K. Thu and P. Thorne. 2007. Community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Issues Surrounding 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5(2): 11: 317-20.
- 粮农组织, 2011, 《2010-2011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农业中的女性》, 罗马, 粮农组织。
- 粮农组织, 2014a, 《粮食及农业状况: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罗马, 粮农组织。
- FAO. 2014b. *Water Withdrawal*. [Online]. Available at www.fao.org/hr/water/aquastat/infographics/Withdrawal_eng.pdf. [Accessed 8 January 2019].
- 粮农组织, 2019, “农业中的童工问题” [在线], 可由以下网址获取: www.fao.org/childlabouragriculture/en [访问时间: 2019年4月3日]。
- FAO and OECD. 2012.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Bridging the Gap for Small Family Farms*. Interagency report to the Mexican G20 Presidency. Rome, FAO.
- ECVC and HOTL. 2013. *Land Concentration, Land Grabbing and People's Struggles in Europe*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tni.org/files/download/land_in_europe-jun2013.pdf [Accessed 10 January 2018].
- 粮农组织, 农发基金, 联合国儿基会, 粮食署和世卫组织, 2018, 《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增强气候抵御能力,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罗马, 粮农组织。
- Graeub, B.E., M.J. Chappell, H. Wittman, S. Ledermann, R. Bezner Kerr, and B. Gemmill-Herren. 2016. The State of Family Farms in the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87: 1-15.
- Grain. 2014. *Hungry for Land: Small Farmers Feed the World with Less Than a Quarter of All Farmland* [Online]. Available at www.grain.org/article/entries/4929-hungry-for-land-small-farmers-feed-the-world-with-less-than-a-quarter-of-all-farmland [Accessed 10 January 2019].
- Haggblade, S. 2005.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Pathway Out of Poverty or Pathway I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Research Workshop: “The Future of Small Farms” Wye, Kent, 26-29 June 2005, IFPRI, ODI, Imperial College.
- Herrero, M., P.K. Thornton, B. Power, J.R. Bogard, R. Remans, S. Fritz, J.S. Gerber and G.

- Nelson, see L, Waha K. and Watson R.A. 2017. Farming and the Geography of Nutrient Production for Human Use: A Transdisciplinary Analysis.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1: 1: e33-e42.
- 高专组, 2013, “投资小农农业, 促进粮食安全”,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报告, 罗马,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 高专组, 2015, “水资源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报告, 罗马。
- 高专组, 2016, “可持续农业发展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畜牧业起何作用?”,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报告, 罗马。
- 高专组, 2017, “发展可持续林业, 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报告, 罗马。
- Holden, P. 2016. *The True Cost of Food*. [Online]. ILEIA – Centre for learning 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family-farming/detail/en/c/436356/>. [Accessed April 5 2019].
- IFAD. 2016. *Rur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Rome.
- IFAD. 2017. *Promoting Integrated and Inclusive Rural-urban Dynamics and Food Systems*. Policy brief. Rome.
- Jackson-Smith, D. and G. Gillespie. 2005. Impacts of Farm Structural Change on Farmers' Social Ties.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8: 215-40.
- Larson, D. F., K. Otsuka, T. Matsumoto and T. Kilic. 2012. *Should African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Depend on Smallholder Farms? An Exploration of the Invers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Lasco, R.D., R.J.P. Delfino and M.L.O. Espaldon. 2014. Agroforestry Systems: Helping Smallholders Adapt to Climate Risks While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5:6: 825-833.
- Lipton, M. 2006. Can Small Farmers Survive, Prosper, or Be the Key Channel to Cut Mass Poverty?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1): 58-85.
- Lobao, L. and Stofferahn C.W. 2008. “The community effects of industrialized farm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challenges to corporate farming law.”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5:219-240.
- Lyson, T. 2004. *Civic Agriculture: Reconnecting Farm, Food, and Community*. Medford, MA: Tufts University Press.
- Lyson, T., R. Torres and R. Welsh. 2001. Sc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ivic Engagement and Community Welfare. *Social Forces*, 80: 311-27.
- MacCannell, D. 1988. Industrial Agriculture and Rural Community Degrad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Community Change in the U.S.: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Reports* (Swanson, L.E.,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15–75.
- Ngqangweni, S.S., C.L. Delgado and J.F. Kirsten. 1999. Exploring Growth Linkages in a South African Smallholder Farming Area. *Agrekon*, 38:4: 585-593; Simphiwe, N. 2001. *Prospects for Rural Growth? Measuring Growth Linkages in a South African Smallholder Farming Area*. Working paper 2001-11. Pretoria, University of Pretoria.
- Pretty, J. and Z.P. Bharucha. 2014.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Agricultural Systems. *Annals of Botany*, 114(1): 1571–1596.
- Samberg et al. 2016. Sub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farm size and smallholder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food productio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Vol 11: 12.

- Sen, A. 1966. Peasants and Dualism with or without Surplus Labor.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5): 425-450.
- Townsend, R., R.M. Benfica, A. Prasann, M. Lee and P. Shah. 2017. *Future of Food: Shaping the Food System to Deliver Job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联合国大会, 2012, “2011年12月22日大会决议”,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25, 可由以下网址获取: [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 A/RES/66/222](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6/222)。
- Vorley, B., L. Cotula and M.K. Chan. 2012. *Tipping the Balance. Policies to Shap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and Markets in Favour of Small-scale Farmers*. Oxford, Oxfam International.
- Wiggins, S. 2009. *Can the Smallholder Model Deliver Poverty Reduction and Food Security for a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in Africa?* FAC Working Paper No. 8, July 2009, Future Agricultures Consortium, IDS, UK.
- World Bank. 2018.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 Piecing Together the Poverty Puzz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欲了解更多关于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的信息, 请联系:

Joint Secretariat FAO – IFAD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Family Farming (2019-2028)
c/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 00153 Rome Italy
电子邮件: Decade-Of-Family-Farming-Secretariat@fao.org

ISBN 978-92-5-131531-6



9 7 8 9 2 5 1 3 1 5 3 1 6

CA4778ZH/1/06.19